

..... Beidou Culican

我们爱您啊，祖国母亲，为了您，儿女们不怕任何牺牲

北斗璀璨

侨心，一颗颗明亮的侨心，
永远与祖国的脉搏一起跳动……

第二部



..beidou cuican

我们爱您啊，祖国母亲，为了您，儿女们不怕任何牺牲

北斗璀璨

詹益称 著

第二部

花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北斗璀璨/詹益称著. —广州:花城出版社,2000.10
ISBN 7-5360-3343-5

I. 北... II. 詹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44755 号

北斗璀璨

詹益称 著

*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

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42.375 印张 1 插页 900,000 字

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360-3343-5

I·2770 定价:55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



作者简介

詹益称，又名詹文豹，1929年出生在广东普宁县。祖父和父亲均是老华侨。1941年日寇攻陷香港后，侨汇断绝，加上天灾人祸，广大侨眷生活陷入绝境，母亲带他和三个姐弟挣扎在饥饿线上。为了逃生，他在1943年潮汕大饥荒中，随亲戚流浪至江西，后在蒋经国办的正气中学靠奖学金读至高中。解放前夕参加地下共青团的斗争，大军南下至江西，又参加第四野战军第48军，在部队长期从事新闻和宣传工作。1980年转业至广东省人民检察院，1990年离休后，先后在本社出版长篇小说《劫证》和《“红色女企业家”落网记》。这部反映爱国华侨参加祖国的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和建国历程的小说，大都是他目睹或亲身经历的史实，读起来令人激奋。



目 录

第一部	
抗日战争篇	1
第二部	
解放战争篇	409
第三部	
建国时期篇	935

第二部

解放战争篇

早晨的天空，密布着乌云，没有风，空气凝结住了；在东方的天际，云隙中透出几缕强劲的霞光，给几片乌云镶上曲曲扭扭的金边。乌云在组合，在向云隙压挤，似乎要封住这被撕开了的云幕。但旭日不断往薄弱的云层喷射出光芒，终于，乌云被不断撕裂、驱逐，最后，一轮光芒四射的红日，照临在东方的山川平原之上。

早晨的练兵场。叶兰看着战士们经过一阵刺杀练习后，个个汗流浹背，气喘吁吁；又看了看表，然后招呼在不远处指导刺杀的刘松涛：

“集合，讲几句后再开饭。”

穿着各异的游击队战士迅速排成整齐的队形。一听说女政委要讲话，战士们汗油油的脸上一副期待和凝重的神态，生活经历告诉他们：女政委每次讲话都有一番新意，不是传来好消息，就是有关部队建设的重要问题。现在女政委脸上披着霞光，稍眯着眼睛放开嗓门了：

“同志们，从今早训练看，刺杀技术又有进步了。”叶兰说着把手一扬，又收回叉在扎了皮带的腰间，“毛主席最近说，抗日战争胜利了，但内战危险十分严重，抗战时躲在峨嵋山的蒋介石下山来抢夺胜利果实了。我们的方针是：针锋相对，寸土必争。”

队伍中发出了一阵低语，一个高声说：“叶政委，蒋介石要抢胜利果实，首先要问人民战士手中的枪答不答应。”

“哈，说得对！”叶兰又把叉腰的手挥了起来，“所以毛主席说：要针锋相对，怎么对法？就靠我们手中的枪杆子！”

叶兰在说话间，忽听山的远处传来一阵清脆的枪声。叶兰和刘松涛惊愕，见一营的通讯员气喘吁吁跑来报告：

“前面发现敌情，一队国民党兵扑过来了。”

“来多少？”刘松涛急问。

“起码有一个营，程营长正领着部队揍他们。”

“真快呀！”叶兰秀眼火灼灼，“抗战烟硝未散，他们就来了”。她转向刘松涛，“我们分一下工……”

“叶姐，你赶快带警卫排组织机关和老乡转移。”刘松涛声如战鼓，“通讯员，赶快跑去通知二营到支队部后面的山头待命，三营跟我跑步去支援一营。”

“慢！”叶兰在一阵枪声中冷静下来，“松涛，敌人来得突然，必有事前部署；如敌人来的多，狙击到一定程度，要机动转移……”

“我知道。”刘松涛听着几里外密集的枪声，深知军情紧急，率领部队往前奔去。

叶兰马上集合警卫排：“一班长扬扬，带全班负责转移机关物资，排长带二、三班帮助群众坚壁清野，把粮食、猪、牛都转移掉，我们一颗粮食、一粒子弹都要保存好，要让敌人什么都得不到，饿着肚子回去……”

“妈妈！”扬扬跑上前来，“我们搞完了坚壁清野任务，让我们警卫排参加战斗。”

“好！注意听指挥。”

宁静的山村，一时沸腾起来了，妇女的叫喊声，猪的尖叫和牛的哞哞声，交织在传来的枪炮声里。叶兰见驻地群众都动起来了，急忙往前面一营阵地奔去。此时，她想的是敌人的意图。不久前毛主席刚去重庆谈判，蒋介石突然来这一手，看来蒋介石是下狠心打内战消灭我党我军了。毛主席在重庆太危险了。蒋介石这个大流氓是什么恶毒的手段都会使出来的。

叶兰迅跑着。前面阵地激烈的枪炮声，预示着战斗的规模。二营驻地草帽山离这里二十多华里，如果战斗紧急，能及时赶来支援么？叶兰此刻还不知道，今早支队免遭敌人突袭，完全是群众的功劳。十多天前，支队根据日寇已经投降，毛主席又到重庆谈判，因而安排各营休整。为了减轻群众负担，决定一营在前屋山边生产边练兵，边做群众工作。今早天蒙蒙亮，挑山货下山的农民发现大队国民党兵向游击队驻地开来，马上跑步到一营报告，程健营长及时组织抗击。

叶兰赶到时，刘松涛正在前沿指挥作战。

“刘支队长呢？”叶兰问抬伤员下来的民兵。

“在前面山头上。”

前面山头迸溅着枪炮的火光。叶兰往山坡上冲去，一颗迫击炮弹“嗖”一声在她面前十几米地方爆炸。气浪把她掀走了十几米。她爬起来，抖了抖浑身的泥沙，又往山坡上冲去。

山顶上，叶兰放眼望去，前面山坡下敌人黑压压一片，左侧不远刘松涛正和程健在指挥着部队抗击敌人的冲锋。在晨光下，可以看清楚敌人步兵后面的追击炮阵地上一群匪兵正在忙乎着，我们的阵地暴露在敌人火力下了。

“松涛，松涛。”叶兰对在指挥着部队的刘松涛呼叫。

刘松涛猛回头，满脸油光中渗着一层炮火的烟硝，狂叫道：“叶姐，快卧倒，敌人又要打炮了，这里太危险，你快下去！”

“敌人势众，不能硬拼，快撤；后面群众都转移了。”叶兰又呼喊，“组织一次反冲击，然后撤！”

“好，你先下去。”刘松涛旋对在阵地前沿的一营长程健：“跟我冲！”说着自己端起冲锋枪，领着战士们跃出阵地对敌人一阵扫射，把爬到半山的敌人压了下去……

回到阵地，刘松涛又呼叫程健：“快，快把部队拉到右边的山陵上去！”

“你们先撤！我掩护。”程健说着又转对一连长，“你们一连和我一起断后！”

说话间，敌人的迫击炮又嗖嗖落在阵地上。刘松涛和叶兰带着一、三连跃过敌人的炮火线，往右边山陵跑去。十多分钟后，程健也带断后的部队来汇合了。他矮墩墩的身体上下衣服都汗湿了，边抹着脸上汗水边骂娘：

“他妈的，蒋该死真不是人，才将鬼子打跑，就来挑动内战，我巴不得一口吃了他们。”

但刘松涛清点人数之后，却在一边静静地蹙着眉梢。四周是三五成群的战士在喳喳议论刚才战斗的经过。山风飒飒，林木萧萧，山里的初秋来得比往年早，叶兰只穿一件短袖衣，出汗之后被风一吹，顿感一阵凉意，她紧了紧皮带，瞥见沉思中的刘松涛的形象：神色凝重，眉心蹙成一条线，目光直视一个地方，似乎正在把刚才战场一切动态收集在他的思索当中。她突地心头怦动，忙问：

“你有什么打算呀！”

“叶姐”，刘松涛转身，“敌人这次来这么多人，看来是有计划地要来端掉我们支队部，根据敌我力量对比，我想……”

“报告，二营长来了！”

通讯员跑上前来，后面跟着二营长王加，他立正着出现在支队领导面前。

“呀，小王的动作真快！”叶兰高兴得格格朗笑，她看了一下表，“二十多华里来回，还不到三个小时，全营都来了吧！”

“都上来了，在后山凹休息待命！”

王加个头不高，皮肤黝黑，但两眼炯炯有神，动作利落，给人办事干练的印象。他说到“待命”时，习惯地摸了一下腰间的手枪，好像立即就要带部队去冲锋陷阵。叶兰见了噗哧一笑道：“顶精干的小伙子，你来，几个营长都在这里”，她招呼了一下不

远处的程健，“喂！三营长呢！”

“我刚才吩咐他带一个排去驻地监视敌人了。”刘松涛道，“我们撤退后，敌人大队人马已跟踪过来，进入了支队部驻地。我吩咐他伺机骚扰一下，让敌人不得安宁。”

刘松涛话音刚落，山窝支队驻地即传来一阵密集枪声。叶兰称赞道：

“松涛想得周到，是不能便宜敌人。好！我们现在碰一下头，下一步怎么办，请松涛把刚才的想法说给大家听。”

刘松涛如此这般地将意图说了一遍，叶兰拍了一下膝盖道：“好主意，我们的支队长越来越精啦！我同意，这就是针锋相对和自卫的原则，营长们有何意见？”

程健道：“关键是要把握好发起攻击的时间……”

“妈妈，妈妈。”扬扬呼叫着，后面是三营长林苏和他带去的一排人。扬扬欢跳着道：“刚才三营长带着我们和敌人打了一下，敌人马上派一个连来追我们，我们边打边退……”

叶兰惊讶地看着三营长林苏：“有多少敌人进村？”

“好……好多呀！”三营长有点结巴：“起码……起码有近千人，吵吵嚷嚷，到处……找找不到……到吃的。”

“有！”扬扬插进话来，“妈，他们把陈老伯的母猪杀了，还有五个猪仔，猪仔的叫声好惨哪！”

“怎么没有转移？”叶兰忙问。

“陈老伯不肯，说猪仔不满一个月，转移了会死的。”扬扬解释，“我们做了很多工作都没能说服他。”

“啊——”叶兰咬咬牙，“陈老伯这下惨了，这帮土匪。”

大家正议论间，山窝的匪军盲目地往附近山林猛打机枪，子弹扫在树叶上，霹雳啪啦响，树枝也打断了。

刘松涛怔了一会，呼叫：“敌人要撤退！”他转向叶兰，“赶快按计划行动！”

部队迅即隐蔽穿行在山林当中。太阳已到中天，大家从今早到现在滴水未进，肚子咕咚咕咚直叫唤。有一个战士轻声念起了顺口溜：

游击队，铁脚腿，
吃一餐，饿一餐，
肚子叫，咽口水

……

叶兰在后面听了禁不住也感到肚皮空空荡荡，临时也编了个顺口溜：

游击队，铁脚腿，
不怕饿，不怕累，
为那桩，打蒋匪，
咬咬牙，苦中乐……

“嘻嘻……”四周的战士听了叶兰的顺口溜发出了低声笑语。那个念顺口溜的战士也“嘻嘻”笑道：

“叶政委的顺口溜真好，符合游击战士的思想要求，我的顺口溜……嘻嘻……”

于是，叶兰的顺口溜在队伍的前前后后传颂了起来，大家挥着汗水，穿山林，向各自的阵地插去。

这时，敌人在支队部驻地的山村闹哄哄，有的匪兵因为锅被群众搬走了，在熏烤母猪肉；有的三五成群在地里挖未成熟的番薯吃；有的去糟蹋才长一两尺高的甘蔗；有的正灰溜溜的往回开跋，歪戴着帽子，枪托不是向前，而是向后，不三不四地咕哝着：

“他妈的，昨天上午到现在没吃一粒米，还有劲打仗么，当官的还能吃几块母猪肉，我们连一块母猪皮也分不到……”

有的道：“我们上当啦，说是土八路有美女，当官的想搞女人，叫我们当炮火。”

原来，张跃一八五师这团人，昨天上午奉命来端游击支队队部。出发前，当官的说：抗日胜利了，只有消灭游击队，才能实现蒋总裁的军令政令统一。又说：这支游击队的政委是个漂亮的女人，她手下有很多花俏的姑娘。谁抓到就给谁做老婆。于是今早战斗中，营、连长都在督阵时哇哇怪叫：

“冲啊，谁抓到游击队有奖，抓到男的奖两千，抓到女的奖一万……”

战斗近三个小时，结果除留下一百多匪军尸体在山坡上外，不要说抓到女的，一个男的也没抓到。一个匪兵愤愤然道：“当官的老是我们将我们拉出来送死，刚才我真想给连长一枪！”

在游击队这边，叶兰率领的一、二营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奔袭，已占领了山口的两个山头，她在一块大石后面往下观察，敌人的先头部队已来到山下乡道了。他们懒懒散散走着，歪戴帽子，枪支乱扛，像三天没有吃饭。抗战初期，这个师在王必胜师长率领下曾是抗日的部队，叶兰在这个师任过战地服务团的副团长，并在各团宣传演出过。特别是三团李向明任团长时，很多人都被她的演出所感动。军统特务张跃枪杀李向明，逼走王必胜篡夺师长职位后，部队性质变了。正如王必胜师长被逼走时愤然所说：全师要变成土匪部队了。历史证明王师长说对了。念及此，叶兰对张跃的愤恨难奈，巴不得将眼前的敌人全部消灭，只要把山口封死，和刘松涛前后夹击……

叶兰噗哧一笑：我作白日梦了，九百多人的游击队怎能一次吃掉近三千人的一团正规军呢？像一张只能网一百斤鱼的鱼网，突然来了一千斤鱼，只能割爱放掉大部分了。

匪兵源源从叶兰眼前通过：有步兵连、迫击炮连、机枪连，这些武器何时能为我所用？叶兰手发痒痒，但她只能等待刘松涛发出的攻击信号……

刘松涛指挥的第三营和警卫排已运动到驻地附近的山林中监

视敌人。他对三营长林苏道：

“看到没有，操场上这个正在集合的连队，可能就是最后一批了，你马上把三个连布置好进攻位置，匪兵要溜了。”

“支队长，村里还有敌人在活动！”林苏用手指着说。

“我看见了，我带警卫排收拾他们！”

三营正在部署兵力时，村里跑出一排敌人，向附近的甘蔗园里扫起机枪来，这是敌人对我方进行的火力侦察。叶兰以为是刘松涛率三营对敌人发起进攻，便手枪一举，指挥一二营向撤退中的敌人攻击……

“打呀！”她带头操起机枪，把山坡下面行进的敌人紧紧封住。已走远了的敌人大队人马有一个连左右兵力反扑过来，也被挡住在山口……

刘松涛一惊，知道是叶兰误会了，便指挥三营包围攻击操场上的敌人，自己率警卫排向村里敌人进攻。操场上的敌人慌乱中来不及组织抵抗，除二十多人逃入甘蔗园里外，其余全被俘虏和击毙。营长林苏马上指挥两个连的兵力围困几亩甘蔗地，自己带一个连支援刘松涛。

断后的这排敌人，听到一、二营的枪声，即龟缩进村中去，企图固守待援。刘松涛呼叫道：

“群众已撤离了，哪个窗口打枪，就往那里扔手榴弹！”

顷刻，手榴弹飞向敌人炸开了。敌人被炸得血肉横飞，喊爹喊娘。在厮拼中，扬扬见十几个敌人往支队部驻地的祠堂跑去，他带一个班紧紧追赶。但大门“砰”然一声关上。扬扬手一挥：

“跟我上屋顶！”说着他从屋后一棵树干爬上去，纵身跳到瓦面上，匍匐爬到天井边，正要对活动在天井的敌人扔手榴弹，屋里敌人忽朝屋顶扫机枪，子弹把瓦片打得四处横飞，屋顶被撕开了几个大洞。

“快到厝角楼这边来，快！”扬扬吆喝几个爬上屋顶的战士。

扬扬趴在厝角楼一边。这里是机枪的死角，他却能从几个大缺口扔手榴弹进屋里。

“狗东西，看我们的！”扬扬话音刚落，两个手榴弹在屋里炸响。他又对另一个战士大声喊叫：“再扔一颗下去！”

“别扔了，别扔了，我们投降！我们投降！”屋里的敌人频频求饶。

“投降就要把大门打开！”屋顶和屋外的游击战士命令。

大门打开了，游击战士拥入屋里，将八个未炸死的敌人俘虏。

在甘蔗地这头，被围的敌人不断往外面打枪，游击战士的政治攻势反招来匪兵的污言秽语，个个气得直咬牙。直接冲杀么，敌人在暗处，我们在明处；为了减少不必要的伤亡，营长林苏跳起来说：“火攻，烧死他们！”

于是，几十个火把投入甘蔗园，甘蔗叶被燃得火光熊熊，顷刻变成火海。没被烧死的十几个敌人才哇哇叫喊着出来投降。

在山口叶兰这头，此时敌人因饥饿疲乏已无心恋战，几连敌人在后面头目的催促下冲击了三次均败下阵去，眼睁睁地看着山中近两个连被游击队歼灭。在二营火力配合下，叶兰率一营一个反冲击将敌人赶出几华里之外。

“叶姐，叶姐！”带队伍赶来支援的刘松涛，见叶兰带队伍撤回驻地，高兴得气喘吁吁的叫喊，跑步迎了上去。

叶兰听见刘松涛的呼叫也半跑了起来，两人的手不约而同地紧握在一起。胜利的喜悦使两双激动的眼睛灼灼生辉。叶兰问道：

“山内的敌人全消灭了？”

“全消灭了，打死一百一十二，俘虏六十三！”刘松涛由于出了气而言语潇洒，精神特别健旺。

“今天能打胜仗全靠你出好主意呀！”叶兰哈哈笑道，“应该

给你报功啦!”

“哈! 叶姐, 我还愁这么多俘虏没法消化呢!”

叶兰眉梢一扬道: “愁什么, 教育一个星期, 愿留下的编入部队, 不愿留的放回去, 总会起作用的。”

呀! 刘松涛看着叶兰的言行气派, 禁不住开怀大笑: “叶姐, 你像个将军呢!”

叶兰脸一红道: “你取笑我!”

“不! 不!” 刘松涛脸上也泛起一阵红潮, 心怦怦乱跳。他后悔刚才说了以上的话。他应该在一边欣赏、体味就好了。近期以来, 他总是喜欢接近叶兰, 听叶兰说话, 看她说话时的神态。她的每句话在他听来都是一曲高雅的音乐, 悠扬婉转, 充满激情。如果有一天没见到叶兰, 没有听到她悦耳的话音, 就感到心头空空荡荡, 六神无主。啊! 这是什么感情? 难道我已爱上了她……

叶兰看着刘松涛的窘态, 诧异道: “怎么, 打了胜仗, 还不高兴吗?”

刘松涛“啊——”了一声, 未下文。

叶兰是个生活经验丰富的人, 从近来刘松涛的表情举措中, 早已窥见他内心世界的细微末节, 只是, 只是……

刘松涛为了掩饰自己内心的活动, 转了话题道: “叶姐, 我是想, 敌人这次吃了亏, 会杀回马枪呢!”

“这要防备!” 叶兰微颌首, “但现在毛主席还在重庆谈判, 全国人民、全世界人民都希望和平, 蒋介石要大打也有个民心问题; 再说, 他的几百万大军还在西南一带, 一时大打也有困难。我们等待上级指示吧! 上级最近会有指示的。”叶兰说着又把手叉在腰间。

刘松涛默然, 只顾在一旁欣赏叶兰的举动神态。啊! 这些道理平时自己也曾考虑过, 为什么在叶兰口里说出来就这么动听? 太阳已西斜离山头不够一竹竿高了, 后续部队正兴高采烈地开回

驻地。叶兰突然站在路边一块大石上，东望源源而来的胜利之师。一抹斜阳正好照在她汗油油的脸上，不时向同志们招手。一副英姿飒爽，昂扬而自信的神态。这简直像一尊女神，这尊女神正在刘松涛的心灵深处产生着无比巨大的引力。他又下意识地走近她的身边：“叶姐！”他轻声呼叫。

“啊！松涛！”叶兰见刘松涛走近身边，对他莞尔一笑，触发起一个意念：男女两个领导在战场上亲亲热热成何体统，虽然近来部队中已有“支队长和叶政委好上啦”的风声，但传说归传说，事实上还没有到这样的程度。叶兰对刘松涛扬扬手道：

“今天大家辛苦了，你先去安排部队吃饭休息，我去看看群众都搬回来没有。”说着径自向驻地走去。刘松涛深情的目光伴随着她消失在山窝的林木深处。

十多天后。

报纸几乎天天登有国民党部队向我华北、华东和中原解放区进攻的消息。叶兰正对报纸沉思时，通讯员送来一封材料，拆开一看，是党中央发给全国各地党组织的指示，叶兰的眼睛雪亮了，即把支队部各领导同志招来。叶兰道：“中央发来两份材料，这一份是八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《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》，我读给大家听：‘……毛泽东、周恩来，应蒋介石邀请赴重庆同国民党当局谈判，全党不要因谈判而放松对蒋介石的警惕和斗争……’”

在场的有人马上喊道：“完全正确。”

“下面有更重要的呢”叶兰又读，‘……在广东等地的我党力量比华北、江淮所处的地位较为困难，中央对这些地方的同志们深为关怀。但是国民党空隙甚多，地区甚广，只要同志们对于军事政策（行动和作战）和团结人民的政策，不犯大的错误，谦虚谨慎，不骄不躁，是完全有办法的。除中央给予必要的指示外，